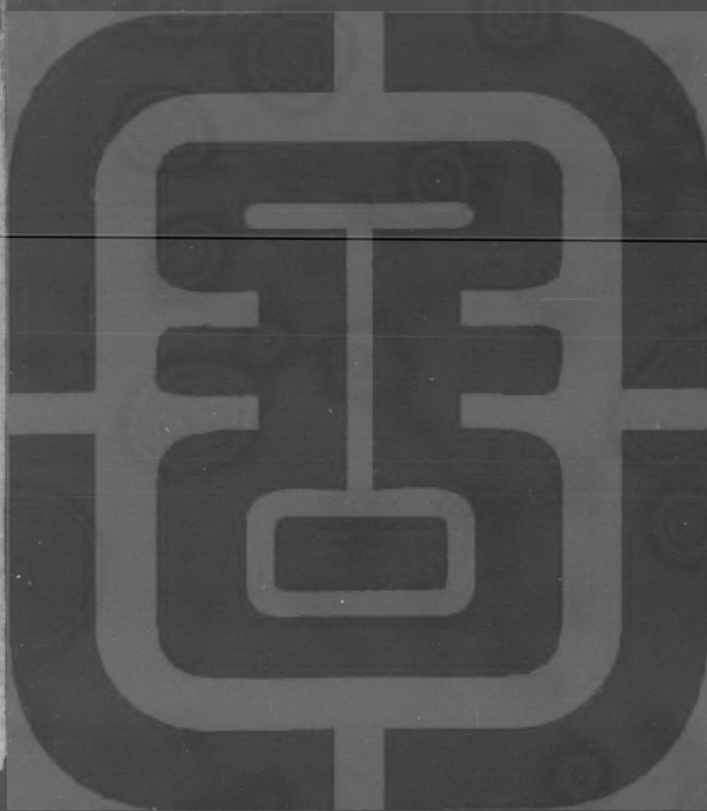


後漢書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後漢書四十六

郭躬傳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太

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

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

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躬少傳父業講授

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

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

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

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

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為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

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

行有五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

關督師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帝戟曰棨

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

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

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

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

傳令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

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

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

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

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

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

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

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

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

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

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

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

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

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

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

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

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

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

狗馬終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

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

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

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

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吏小大

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

喜者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

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名故城在今泗州曾祖

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三六

四

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  
 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  
 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  
 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  
 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  
 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  
 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  
 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  
 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  
 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  
 之子好遠遊死為祖  
 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  
 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  
 於戌故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  
 用戌日也

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人書文皆壁  
 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  
 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  
 早季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  
 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  
 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  
 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  
 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  
 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  
 以生輕重也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  
 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  
 天啟二年刊  
 後漢傳二十六

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

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

誤有害當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

正道理眾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

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

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

書考靈耀曰堯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

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勞即榜也古字通用

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

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

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

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

音其生也見愛死也亦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

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

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

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宜隆先王之道蕩滌滌

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鈔鑽諸慘

酷之科蒼頡篇曰鈔持也說文曰鈔鐵鉞也其炎反鉞音陟葉反鑽臍刑謂鑽去其體骨也鑽音作喚

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

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

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

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

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

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

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

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

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

安形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而周以為

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

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十三

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

夏以為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正夏

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

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

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

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



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且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

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

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

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若以降威

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

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

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

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

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

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

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

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

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

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聖功美業不空中疑書

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

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

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實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

順治十七年刊

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鍾顯等以為腹心鍾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

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察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

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

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

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

相汝南張邈光武子中山王馬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守

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邈太僕順左馮翊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

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

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

刑者除之鈎校律令條法溢於刑者除之

甫侯故或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失禮則入刑

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

十八兩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

者千九百八十八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

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

三百二年憲令相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

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

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

行會坐詔獄中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

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

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

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

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

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

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

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

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知書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於甫刑者未施行主書時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此例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嘗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搭驂牛也驂音解臧吏三世謂漢舊儀注曰少府若虛獄有蠶室也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胡世之徒於是公車禮

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乎山藪藪也忠臣盡審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文選曰趙簡子有臣周舍一曰舍死孔子曰唯志不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入奏事高祖怒曰也曰知不之罪也主孝文嘉爰益人豕之議文選曰皇太后人不幸主恭天人從益日中障障見人禍上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王陶公主私

嘉靖八年刊

卷三十一

十一

人...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馬...  
善更

夫...  
臣自刎以...  
大...  
善

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

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

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殿王武丁也有雉登鼎推宋景之誠

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

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必承風響應爭為切

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謂小

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乘

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

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承書曰延字君

諸生明於五經星家麻有不給家貧母老用流

質帝達地於盧江麻有種瓜後到吳郡海蓋

直...  
其...  
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

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

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指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

嘉靖...  
三

...

...

...

...

...

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百姓流亡盜

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相文飾也忠獨以

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

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而潰是以

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

不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

人善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

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穴穿窬不禁則致疆

盜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再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罪

與同罪也飲音陰食音寺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

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

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

相賦歛說文曰蹠小步也言蹠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

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

出私財以償所亾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

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

之未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為

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

天啟二年刊

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

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

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

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

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

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

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

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

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

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劉放曰案文

祝當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

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凡二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

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

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貽則萬世誠不可

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

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

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

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

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

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

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  
騫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  
思故君使之雖非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  
臣從君命有禮也

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  
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

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莪  
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  
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已不  
言為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

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

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  
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

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

之禮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  
其闕籍田也

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  
禮也

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章玄  
禮也

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  
禮也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  
得行三年喪也

聖功美業確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

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音陵安  
陵在清河故

宣聖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

于令忠以父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

伯榮往來甘陵伯榮文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焉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  
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  
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

厚不責臣司臣司狂恩莫以為負叔音女元反詩曰將

言屢被恩自不故天心未得福并屢臻叔音女元反詩曰將

災變為憂負也青冀之以淫雨涌河也徐岱之濱

海水盆溢充豫蝗螟滋生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

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也府帑虛置自西徂東杼柚

將空杼小柚謂棧也小杼杼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

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任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

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位擅權陰氣盛強

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

皇安帝父清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

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

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王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

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譎自媚發人修道繕

理亭傳多設諸時役無度儲積也老弱相隨動有萬

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

父之屬河間王開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

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

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

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

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子高侯之孫也

剛之位曰天元猶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

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

重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

門上許之顯故按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

事閣官門天子開之笑顯泣曰陛下能過私小臣屬任以

而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讚崇之詐書僕射數諫爭帝

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宗獄死獄中公卿大臣得無朱

博阿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也外屬

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

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

干君常兩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

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肯變咎輒切

免公台也切責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

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

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

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

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

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

故臨事戰懼不敢次見言也又不敢希意

同僚以謬平典而諂譴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

司空陳褒廬字伯仁也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

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

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即李尋奏說

乃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賈麗善為星言太臣宜當之上

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馬方進即日自殺

賈音徒乖宋景之誠引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故知

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只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

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

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皆輕重於衡石

衡利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

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

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

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

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  
 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  
 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  
 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  
 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  
 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  
 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  
 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可  
 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口

相代死斯大謬矣

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

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用詳

密損益有程

程品式也謂權益發財也程也施于孫子且公

且卿施延也音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終

後漢書四十六

班超傳三十七

班梁列傳三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天啟壬戌十月重修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請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至

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傳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

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天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

左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卷之九

一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

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

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

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

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

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下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

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

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

如今鄯善奴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之為之柰

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

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窟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河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山員固固大

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

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徧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有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徧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

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驪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

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

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慈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

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

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續漢書曰求得故王

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

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

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

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

勒

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

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奔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  
 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  
 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  
 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  
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  
衣服類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烏孫也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  
 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  
 匡平諸國巨猶  
遂也乃土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  
 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

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

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

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

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  
鄧支單于侍子為鄧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

傳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

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  
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

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

乎賈誼曰莫邪為鈍今鈐刀為鋸  
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鈐刀兮前世議者皆曰取三

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  
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也西伐大宛結烏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三十一  
五

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

王特為龜茲所置

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

既非其種

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

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

神靈竊冀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

薦勲祖廟布大

喜於天下

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

書奏帝知其功可

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

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

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潘

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

天啟二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六

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

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

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

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

公王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

餘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

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

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

囚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

塞入塞折楊柳黃單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

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

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

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

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

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

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

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

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  
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邨人言疾病也

論語孔子口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邨憂也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

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

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

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

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

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

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

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

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

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

音竹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

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

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

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

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

候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

掠無所得超度其理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

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又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

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

龜茲王遣司馬光送之超與光共智龜茲廢其王尤

利多而立白霸光送之超與光共智龜茲廢其王尤京師超居龜茲

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

懷二心其餘考定六年秋超遂廢龜茲鄯善等八國兵

嘉靖八年用

合十萬人及之士要客千四百人討焉者兵到尉犁東而遣曉說焉者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長事畢即還今賜王練五百匹焉者王廣遣其左將鞬支奉牛酒迎超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盡獻珍物焉者國有鞬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

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

營大澤中○劉敞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

共入山保焉者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

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

加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

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

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

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亾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

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

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

超留焉者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  
 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  
 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  
 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  
 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  
 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  
 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  
 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  
 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  
 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  
 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劉寘國之東也  
 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攻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

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

耻以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

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  
 其以漢中

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  
 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

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歿首

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古之人有言曰孤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  
 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

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  
 奴其俗壯者

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

後漢傳三十一  
二  
什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

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各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二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

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

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

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

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

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

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亾賴蒙陛下

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

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

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

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

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

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

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

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



陳苦急延頸踰望二年於今未蒙省錄

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

而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

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

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

晚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

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

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

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

哀句超餘年也句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

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

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曰于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口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

於見史記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超有書與妻

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

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

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恩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

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恩不生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生衛姬公八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讜不知大義讜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

超趙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

聲校尉超素有曾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

賜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變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

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

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也貞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

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  
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  
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  
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  
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毀求無馱胡夷忿毒遂以背叛  
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  
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虎臣毛詩曰進厥虎征西域臣闕如故匈奴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

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特  
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  
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  
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  
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

司馬故以將言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將音千亮反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

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狀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

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  
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  
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  
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  
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  
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  
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  
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  
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

以恩信自英乃率結墨温宿自縛詣勇

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

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

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十騎及鄯善疏勒車

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

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狩節使者將至索班

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

其種人爲王且音子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

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  
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  
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責人骨都侯於是呼  
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  
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  
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  
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

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  
免後卒于家

### 梁懂傳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諷

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  
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  
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  
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懂除為郎中懂有勇氣常慷  
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  
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

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  
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  
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  
城小懂以為不可固乃謫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  
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  
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  
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  
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  
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  
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

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

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

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為諸軍援懂

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

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

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

姑藏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

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

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

置謹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墮書勞勉委以西  
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  
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  
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  
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  
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  
韃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  
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  
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  
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

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

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曼栢縣名屬五原郡暴疾

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

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

卽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

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

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

懂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塗

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



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  
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  
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大子與謀之人封其風界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  
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  
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  
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為尚  
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也武舉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  
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

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  
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嶺

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為遠也懂亦抗憤勇乃負荷左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終

後漢書四十七

揚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

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為斷

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

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

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曹公孫會自

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

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

秦政酷烈違牾

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

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

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

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灾字或作牛疫病也

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

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

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

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

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

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雜邑何況去中土之肥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請之且南方暑

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

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

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

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鄴善車師王等

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  
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  
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

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

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

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

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

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

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

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

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

殺太子毋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

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

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莚焉履小

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

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

誨多觸禁忌故有亾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

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

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徽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

而君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

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鑒念

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

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

廉范為州所考遣鳳侯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

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帝東巡狩

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

奏上詔貫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

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

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

天啟二年刊

後漢傳三十八

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恠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

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黼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左傳曰君覆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豈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

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前車覆後車鑒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

議翕翕皆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

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與臣恐威權外假歸之

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非子曰無為虎傅翼將

之人於位是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虎

嘉靖八年刊

大者主威儀... 能不合... 曰魚不可... 安危之極... 傳魯大夫... 德之恭... 早囊... 囊以爲... 或有譏其儉者... 曰朕爲天下守財耳... 豈得妄... 用之哉... 政已來... 無功之家... 百姓怨叛... 在後畢公... 聞正言... 有成王之尊... 得乎自去... 恐懼則轉... 勞血研精... 之盛尊天... 罷宴私之... 鑒觀與王... 所以得之... 庶災害可... 息豐年可... 招矣書奏不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日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血研精致思勉求忠真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與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



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

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酺赴擊斬首

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

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

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與齊之本酺上

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

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生至德要道奉率

時禁抑損奢侈宜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

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

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

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行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九事同郡翟

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詁

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

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

不知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

何據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

合天下之書也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

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各

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光武初

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合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

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

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

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黜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黜立碑銘於學云

###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

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

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

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

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柳武陵太守柳

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

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

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

所遺脫時人竒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

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之八

九

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攽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

松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

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

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見皇后紀永興

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

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

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

焦爛以刷國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

金錯把刀劍革帶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

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

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

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

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國漢

立栗燕成帝胤嗣漢書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

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

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倫也帝納

其言竟立竇皇后反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

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請公多薦舉會

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請公多薦舉會

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

謝承書  
士傳作

日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少  
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

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

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

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

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能詐

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

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

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

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  
傳曰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

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

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

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墜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

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

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

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羗爲巨害如或致悔其  
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  
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  
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  
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  
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  
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  
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  
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  
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怒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

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兗州牧袁紹初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  
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  
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  
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  
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  
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  
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

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書曰刑罰時輕時

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

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

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

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

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

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

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

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郎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

班固引之以為鼂錯贊詞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夫刑罰威獄以類天

之震耀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

夫游吉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

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

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

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

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

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

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惟倅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

順治十七年刊後漢書卷之八

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  
 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  
 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  
 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  
 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  
 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  
 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  
 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  
 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

都目五曹詔書

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法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

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獨

去復重為之節文

復音複重音定容反

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

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即東觀記皆刪叙

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

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

繫音烏兮反繫猶是也

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藉音自夜反

昔鄭人以乾

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覩之

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

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

天啟二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百

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  
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朱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  
束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  
端冕之衣纍之以特牲華匱十重緹申十襲客見之俛  
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  
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燕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絲  
音襲緹赤色繒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縹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

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

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無是用敢

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未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

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

善之二年詔手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

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

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

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

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

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

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鄴

弟子場璩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璩字季瑜司空

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

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場

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柳武陵

劭弟璩司空掾璩子場曹操辟為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  
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  
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  
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  
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  
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  
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是止進藥而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君之赦止赦止者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之赦止赦止者  
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  
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

看川天乎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此仲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

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斯蓋謂大

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

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

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

必不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

依常轍無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

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

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

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啄者以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啄根同而狀異也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

華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始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

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

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

天有紫微宮是

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

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

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

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

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與曆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

于公東海

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間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

與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諧才志

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

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

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

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

牾諂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

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

為河南君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

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

為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

直臣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

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

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

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

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

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  
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

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其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

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

嬀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

之事卒延年被戮嬀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做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嬀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嬀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卧起出入

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

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

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

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

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

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

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

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八

九

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  
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  
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  
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 徐璆傳

徐璆字孟玉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

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

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

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

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

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

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

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

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

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

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

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

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

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

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

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

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日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執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佳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璽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璽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璽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以相讓璽璽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

通而終之以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純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璽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

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二應克聰亦表汝濱

鄭

注周禮曰翟酺詐懿霍誦請身延能訂帝璽亦悟后

水涯曰故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終 後漢書四十八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後漢書四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

表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請太學觀天

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

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

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

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表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為異書或搜求其張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能不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生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齊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

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

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

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

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譏也是以

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

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

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

選賢故居上而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

...

...



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各縣謨曰亡噴官天

人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方也又曰明王奉若

天運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用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

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

乎左傳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以罪他人公加誅罪

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帝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

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祿流衍本支百世續賦

文王播子李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

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賦曰白起為秦將與趙

前入蒙恬為秦將此遂我長城起臨息夫董賢

兆至遠東是表此餘里此為居於人也

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王雲

為賢起大第於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

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

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

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巨有常禍父母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巨有常禍父母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

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主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

刀都市

趙將李牧為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社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

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

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

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

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樹

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

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文大丁壯不耕天下有受

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

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

邑

游手為巧謂雕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

極

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

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

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

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

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

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

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

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不修德則亂恃安而

不慎微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

並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則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

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爾風也大謂耕桑

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

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合任為相合為任俠也或以游博持

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况掘冢博掩北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

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

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

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變安

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

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

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

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

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綵今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緇也革寫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即於疊錦繡綺純葛子升越笥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布也錦繡綺純葛子升越笥中女布前書曰齊俗作水有統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二有蕉布有統子細稱也又有蕉布蕉布之品有二有蕉布

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

銀錯鏤者廣雅曰虎魄珠也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

梳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而窮極麗靡轉

大出南海山石謂德起為山石之文也

相誇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

竟道音薄了反又步田反馬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

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餐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

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

能敬長於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騎車駢今雖

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易繫辭也桐木為棺葛采為絨尸子曰禹之喪法死

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

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絨之采

絨末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

柁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

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音櫟

乃巨反見埋蒼爾雅曰櫟櫟音而注云櫟似邊遠下土

櫟微而痺小恐非棺櫟之用豫章即樟木也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

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最而後

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

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

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

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

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及鯉也死有棺

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無椁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藏

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

家主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櫟梓楸柁多埋

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

侈案鄙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鄆東南杜中無墳龍

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西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

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

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欲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

君子以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不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

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天子過天過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

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

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子步之間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

比于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廢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

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酒為小國今以大漢之廣

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

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

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公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

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

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

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日也為疏

附賜也為奔走鯨也為先後由也為侮其能各不同也

三仁齊政事不一能高祖

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

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詩小雅曰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濟之於鹽水焉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成其

過也衣音於氣反

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

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

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

能建者以日力也此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

非謂羲和安行

羲和日也山海經曰羲和之國有女禰曰羲和方浴

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君明民靜而

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

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也乃上闡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

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

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

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

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元天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癸

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如神見

也○劉放曰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如神見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鋪謂日加

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地

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

意以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法若事有

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付不枉之於廷以羸

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

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

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

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

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廷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旬



疆雷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至士懷怨  
結而不見信唯體積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亦民所以  
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  
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  
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  
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  
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  
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謂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

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臣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  
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一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  
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  
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心而能至兩庭自明者萬無數人  
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况對尚書而空遣去者  
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執既陷罪法怨毒之家異其辜  
戮以解畜憤而反一舉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嘯  
老盜服臧而過門孛子見讎而不得討遺盜者觀物而

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根莠者傷禾稼惠姦執者賊良

民類也雅曰稂莠不秀穢草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康誥之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

也責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

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執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

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

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宥之澤終無改悔之

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

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

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論者多曰久不

赦則姦執熾而吏不制互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

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

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君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大也大掖

之衣大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州州上洛都尉王瑛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也統性儉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

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

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

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

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日奴良朋萃止則

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躕畦苑

遊戲平林踟躕猶脚躑也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上以祈雨焉論語曾子曰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

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

儀鎔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

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二迨逢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

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

論衡曰蟻蝻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蛇音式銳及爾雅曰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日龍空角解角也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

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

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

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

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

上理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

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或聞統各奇之舉為尚書

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常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

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

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怕

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

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

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

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

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會為我之尊長矣或會與我為等儕矣

或會臣虜我矣或會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

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

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

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

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

同惡左傳泄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宜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自極角觝之觀耳

窮鄭衛之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觥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觥蓋雜技樂

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入則耽於

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信任親愛者盡佞

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

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

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

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

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

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眾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

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酌敗而不可飲睥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禎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逮不敢不踏毛萇注云踟曲也踏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

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名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二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

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  
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  
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  
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基時白骨膏野女  
亂相尋三十餘年三也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  
方既寧萬不存一也

及五百年大難三起

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

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

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馬變而彌猜下而加酷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

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

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

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

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

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

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

其欲報蒸膏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

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

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沓穢之

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

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

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

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於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

弈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杜

故下上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

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志曰有

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與服志曰百石青紉綸一采

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

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為編戶一伍之

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

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

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

自理雖亦猶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

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

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

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

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

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

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

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

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諱殺假增減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

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

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

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

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

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

也尚書曰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教爾祥刑

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

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

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

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

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

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

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

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各籍

也以版為之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七 二

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

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

師田周禮曰元師田斬牲以左右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

矣拱執也押檻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

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為

事無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決也三代

事也井田之法今不用井田之法今不用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

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

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更人放肆  
 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大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  
 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  
 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  
 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  
 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  
 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  
 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  
 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  
 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

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擊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

拘擊謂目

拘束而繫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去音欺呂反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

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窞

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穿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

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  
 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

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  
 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  
 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受幸

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

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

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

云餓死者曰莘莘與孚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

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千之道

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

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夫薄吏祿以豐軍用

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

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民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祿也

班未定劉攽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

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惟中地已

下木雖然猶當陷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

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

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禮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政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

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

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

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

也違戾則荒旱之所起也光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

疆臣之竊命

愠猶恨也數代謂無成哀平疆臣謂王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臺閣謂尚書也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負

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如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棄師外布列郡顛倒

賢愚貨易選舉疲駑守境貧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

夷

撓音火高反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並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

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

倉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修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桺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

簡桺為規矩也

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

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盡文帝使人召通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

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

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

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捽折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

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讓上上深納其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嘗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勿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

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

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益親疎之勢異也言

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嘗然之敗無

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

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

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八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

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上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嫌之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

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

三公也詭猶達也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猶也大畧歸乎寧固根柢革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元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乖嘗試妄論之謂不取也以為世非正有庭人乖殼飲化迹

垂嘗試妄論之謂不取也以為世非正有庭人乖殼飲化迹

萬肇情故萌生聖人君子而後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

不假物並淳朴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

未足況其紆險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

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道德也極

致也施舍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

於上世禮記曰用明居晦回次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而致化則一前書曰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

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

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

施刑刑其傅公子虔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故葛屨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履貴魏俗楚楚衣服戒在窮

除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疎禁厚下以尾

飾其衣裳不知其外亡之無日吟奢同



大陵弱

疎禁謂防制大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未

大必折尾

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

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

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徵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

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曰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

流遺愛之涕

在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宣孟改

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

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

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之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

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

者以柱下為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

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

或推前王之風可

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

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

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不限局以疑遠不

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而無也此言董仲舒曰琴瑟不調而不與俗推移也亦合於此

謂夫以良無對對之今意非常隨之音

今謂其不

順治庚子年七月十三日之風

江寧府學教授朱謨校閱

後漢書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終

後漢書四十九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

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

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

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平縣

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

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夢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

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

孟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

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入彝六樽

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性隱賊喜文法

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

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

潑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

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

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復坐削圉

宜祿扶溝三縣圉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

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夢子懷王竦嗣立二年

夢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

是為頃王立五年夢子孝王承嗣承夢子愍王寵嗣熹

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

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情

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

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情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

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情

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

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

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二微三小三微中平

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

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

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

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

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

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

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

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王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各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

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陽兵

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

日賜號未  
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

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

可以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

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

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

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

頭曉令歸數責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

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

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

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中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

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恭立四十六年薨

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東觀記曰

侯國為安鄉侯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

丁為魯陽鄉侯

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

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

次毀茵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四十一

魏受禪以為崇德侯國立六十四年

樂成靖王黨傳平中天平大嶺味為類昌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

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

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

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

今德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

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

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

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 黨召哀置人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

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益殺內

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

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鄆二縣鄆屬鉅

鹿郡鄆音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

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脩

及條縣音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

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

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

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視其面而殺逸其心姑也言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

五

慎乃敢擅遺穢控不備茲分請蘇軾曰賊慢易大姬  
不震厥教之出顛覆風淫于家媵取人  
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  
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曰議親之辟二曰  
議貴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勤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九曰議功之辟其  
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湖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  
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求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  
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傳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  
關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潘國內無過庭之  
訓外無師傳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  
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憲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謹呵為  
非無赫赫夫惡可裁刑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延光  
新華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

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  
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績立中平元  
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賊平  
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安平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  
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  
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

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  
全椒今滁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邛有罪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四十一  
六

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

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

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

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

風拜授印綬焉行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

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

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

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

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

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臨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己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

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亦

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



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後使之法先齋戒暢數使卜筮  
 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  
 又暢乳母主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  
 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荅求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軍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  
 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  
 慄心慄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

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法曲平曲  
平處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誠無氣  
其罪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  
 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  
 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  
 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  
 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

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今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亮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一日王禮等也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

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

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

王雖小有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主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末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

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末建二年封匡兄弟

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

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末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

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  
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為常山王奉昞後是  
為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  
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  
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儀  
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  
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豹立八年薨子  
嵩嗣二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

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  
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  
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却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過也夫人明帝封諸子租  
歲不過二十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

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谷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三四我子不當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  
馱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

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干乘淮黨惟荒心不狂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謂干乘淮

年明八王列傳第四十終 後漢書五十四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教授諸

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

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

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

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

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遣恂奉公不

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土藩國之使也賈胡

胡之商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賈胡

松書曰西域出諸香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

石蜜罽織毛為布者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

以西使命不得通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

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

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

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

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

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

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

持喪歛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

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

西南夷揮國王揮音徒丹反獻樂及幼人能吐火自支解易

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

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

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

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

雅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箛不替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

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箛不替差也周禮鞀韠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

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入蠻六戎五狄來

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綏谷

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

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

菟侯城障尉侯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

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

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

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

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

為車騎將軍閭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

于宮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

天啓三年刊

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

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文得織紉紉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紉織

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鶚也昔孝

文皇帝嘗誦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

敢南向前書為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近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而賞太輕文夫以一帝於是臣等持節救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

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  
 坐徵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  
 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  
 還四年羌寇轉盛其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俟徭賦役為損日  
 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音側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  
 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為羌寇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

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  
 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  
 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  
 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  
 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謂暴軍伊吾之野  
 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為國者  
 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也丘空今宜徙邊郡不  
 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相徙之轉



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  
 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  
 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  
 羌懷其恩信明年曉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  
 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

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十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

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詠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

書請之也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

瘼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

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時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

兩主有明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

虓虎干扞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赴赴載於

漢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

崇禎三年刊

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

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慍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

輔功效克立 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

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真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何損其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

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宮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復百里孟明視後赦而

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亦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七真子人行之縣曰吾獲狄七子之功也又曰

秦後伐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者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

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

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

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

忤帝旨司隸承風察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

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

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

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待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

季子來歸其言李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

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

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

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

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謝承書曰良子邵平長沙人聰

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

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

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

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

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汲人也

汲今澤州高家也

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

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

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

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龜到屬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

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

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驅邊垂雖展鷹

犬之用頸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焉辜狐羆猶無以塞

厚責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鈇刃一割之用過受國

言

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求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  
任詩曰維師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  
補今西州邊鄙土地瘠墉音薄又音較馬為居射獵  
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  
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  
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  
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  
殫殫之類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

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  
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厭以陛下為父焉可不  
日吳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垂無循之恩哉唐堯親於  
冀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三石不令遇惡主也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王世日言公重父是為大正為  
吊不能免焉王杖策而去山止於周地幽人費者如歸市一年馬二年馬三年馬五  
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由金釐寶以為民惠乎  
近奉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親太  
女繼榮也禮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先  
武之業聖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教守不良或出中官

懼逆上言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  
衰綠隙爾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  
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  
所糾擿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  
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中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  
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  
今年祖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管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  
章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

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

計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

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

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

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

域胡夷并涼民震威為舉哀弔祭其墓

###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北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

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

漢書卷四十一

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謂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罪惡乞為部陳從事歸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  
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  
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尉時  
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為所辱棄  
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叔  
考髡答死于異市真縣名屬漢陽郡一培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  
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主又稱疾不就玄怒勅督

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  
得遂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  
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  
作大匠拒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  
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  
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  
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  
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  
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  
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灾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

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  
 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  
 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  
 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  
 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  
 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  
 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  
 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  
 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  
 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

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  
 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  
 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  
 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  
 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  
 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淒愴致  
 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  
 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  
 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  
 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  
 稱不如顏淵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無不如也  
 孛生厚歎賈復後漢書李生好學師事舞陰李生士死知已懷

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但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  
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  
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  
愴也性思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  
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六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  
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  
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柘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辭也殆漢陽  
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自求龐參躬求賢之德故民悅其政

橋玄漢郡高平人也

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如今其道可忘則疆梁勝

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

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

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

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

伸矣

贊曰李突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

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本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李廣利討伐甘肅四十一 李廣利討伐甘肅四十一

江參時封中尉之請戰也與郭

贊曰李交情良甘肅郭贊戰為李郭之友

封矣

而不愧也 貴必自取 臣與亦亦

不夫士必昔矧干木解而繼文利之命

身請曰三軍古奪帽四夫不奪志子貴曰寧要千金

其能何忘以嚴



